



09677

承教易義佳刻讀之大撒蒙蔽夫易道難言又
矣徇迹者既泥于象數而崇虛者又索于渺茫
聖學幾為天下裂老公祖此刻由象會理得理
忘象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亦
吾道當大明之一會也夫豈偶然承教戒慎不
覩恐懼不聞此自體言千古聖學宗旨老公祖
一言道破矣聖賢論學雖有自用言者有自體
言者而要之以體為主蓋得其體則其用自然
得力但不言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或諄諄言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十三

用者蓋欲人由用以識體耳孟子謂惻隱為仁
之端而以乍見明惻隱之皆有蓋舉乍見知惻
隱為用為率性之道欲人由端識體知仁為體
為天命之性也指點出萌芽正欲人從此好覓
根本既覓得根本則不惟萌芽是即枝枝葉葉
皆是矣故孟子前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而後
直說惻隱之心仁也蓋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
用之非體此所以直說惻隱為仁而不必更言
其端耳且此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

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斃鯨之牛此時固有怵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于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于覩聞也若謂共覩共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抵者固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十四

又何為專以不覩不聞為性體乎未見入井而胸中已涵一孺子未見斃鯨而胞內已具一全牛先天脉理房皇周浹故曰至善至善者性體也在易謂之太極在曾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知止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合下便見性體合下便得未發之中如是則身心意知天下國家一以貫之豈有不發而皆中節者哉此大學知止二字所以兼體用而言所以為妙也中懷綷綷不知是否又不得面相印正惟

老公祖詳教之是望是懇

又

頃辱翰教大慰離索夫性學難言久矣如知愛知敬此良知也然必有所以能知愛知敬者此性體也至善之性體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豈待孩提稍長而後有知愛知敬此感而遂通境界然不惟愛敬未感之前而所以能知愛知敬者寂然不動雖知愛知敬之時而所以能知愛知敬者亦寂然不動也此所謂未發之中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廿五

此所謂天命之性戒慎恐懼正戒慎恐懼乎此耳大學至善蓋直指性體言此曾氏之學所以獨得其宗也承教知止二字此聖人爲後學開宗立教至精至要之言非實體諸身未見其妙旨哉言乎從吾山中無事閉門功課亦只有此第未繇一領面教恐不無南越北轅耳臆既遠頌其何以當對使拜嘉處此佈謝

答楊原忠運長

不佞踰伏深山聞門下聲稱藉甚竊神交之日

久近余懋吾亟道門下惓惓不佞盛意不佞方
圖修訊乃使使奉書貺儼然先之矣此其謙德
虛懷卽古人寧多讓焉且感且愧其何以當道
學之傳肇自虞廷十六字而孔子括以學之一
言此正先師契緊爲人處此其功真賢于堯舜
遠甚故子思解之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孟
子解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
見聖門之學全在心性上用功非泛泛然向外
馳求也世儒不知有心性者多炫聞見以爲博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廿六

其究也失之泛濫固不是至于知有心性者又
黜聞見以爲高其究也失之空寂尤不是此聖
學所以不光而世道人心所以不古若也故以
心性爲本體以學問爲功夫元元本本歸根復
命此聖門一貫之學非深造自得不及此承教
疊疊千百言溯聖學之淵源扶異端之流弊援
古證今批卻導窾三復爲之歛衽至于逢說云
始也陶沙見金而終也瓦礫皆金始也溯流窮
源而終也左右逢源可謂直透聖真獨得孔氏

之宗矣其有功于道術不小明儒四語切近精實敬當置之座右不佞切不知學長而悔恨生平多病居諸浪擲不覺五十又一老矣幸門下不佞提撕共弘斯道魯陽之戈尚可揮也使旋肅此報謝馮楮神馳不盡

又

不佞三年以來雖屢奉翰誨終是神交不若形與昨愿左願獲頰面譚生平饑渴一朝頓釋第卒卒別去未得多留為歎耳願生回得接手札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廿

婉如再晤昨一時請教之言業已不省為何語而門下一一條縷誠為愧悚然藉此得堅自信則門下教我多矣疑思拙錄微惠弁言獎誦過情愧非三都何當佞晏銘刻銘刻不覩不聞原是至靜無感時莫見莫顯原是一念方動時豈可混而為一不覩不聞原就至靜之時論而道體豈落于覩聞即不覩不聞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專屬於動而至靜之時無道矣莫見莫顯原就方動之時論而道體豈淪于隱微即莫見莫

顯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又專屬之靜而方動之時無道矣卽此才見道本不分動靜不可湏臾離于此倘一時不加戒懼功夫則是道不離我而我自離道矣可乎此所以君子戒慎恐懼而不敢湏臾離也言不觀不聞則無觀無不觀無聞無不聞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時不戒慎恐懼可知可見君子之心渾然全是一團虛明境界慎獨云者不過就中點出一點機括令人倍加警省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分動靜而易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六

謂復見天地之心正是就中點出一陽方動一點機括見天地之心未嘗已耳非謂天地之心盡之乎一陽也程子謂其要只在謹獨要字最妙而後儒謂聖學只在謹獨是天地之心只在一陽之來復矣豈六陰六陽獨非天地之心也哉不觀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卽在其中故曰無時不然彼丟過時而專以不觀不聞爲道體則可觀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也耶是道偏于靜而遺乎動如前所云云矣又何

稱動靜無端顯微無間也。哉。道體原是圓滿不
分動靜。靜時乃道之根本。方動時乃道之機括。
動時乃道之發用。學者必靜時根本處得力。方
動機括處點檢。動時發用處傳當。一切合道。然
後謂之不離。然必在靜時根本處預先得力。方
動機括處再一點檢。然後動時發用處才得停
當。故特舉不覩不聞與獨處言之。此先天之學
而後天自不待言。非謂道體專屬之靜而功夫
專在于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廿九

也。此處稍偏。則放縱恣肆者。得以藉口。喜怒哀
樂之不節。而曰我能冥合道體。不必一一在事
為上。點檢此小人。所以托之乎中庸而行。無所
忌憚也。毫釐千里。關係不小。不佞有慨于中。又
矣。承諭及敢藉手。請正不知門下。以為是否。小
刻二部奉覽。使者不能久留。住序容刻成。覓便
專致先此附謝。

又

亦喜長蘆之行。不佞抱疴深山。不克馳祖至今。

爲歎曰惟擊壤鼓腹歌緇衣甘棠之詩以寄遐
思耳疑思佳弁梓成有日苦乏鴻羽茲因許生
之便謹具二部呈覽許生下惟發憤滿望高擢
而抱璞不售人皆扼腕渠略不介意此其所得
又在世俗功名之外矣不佞益器重之今秋敝
鄉應試朋友相從者甚衆俱勃然有志於理學
殊爲吾道得人喜又殊爲敝鄉士風喜凡此皆
老公祖曩日倡明之効不佞敢貪天功以爲己
力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既皆可以爲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卅

堯舜則世豈不皆可以爲唐虞今世道不及唐
虞只是人不皆爲堯舜耳若是吾輩大家着實
講明以斯道覺斯民則人皆爲堯舜則世即可
爲唐虞矣欲明明德於天下此等責任願欲不
論在朝在山人人皆可做得白沙先生謂朝市
山林皆有事者此也從吾雖不敏願與門下分
任之後晤無期臨書悵惘

又

莊誦來教益見門下別來學問之密造詣之深

敬服敬服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于本體
功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功夫則至誠盡性其
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
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
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功夫則不惟其次
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力不得卽至誠盡性亦廢
聞見思議功力不能此戒慎恐懼不得不然者
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爲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世

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稍長知敬
亦借聞見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卽無
思無爲何思何慮非佞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
人同者此也若論功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
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卽聖人且不能廢矧學者
哉此非聖人之好勞而故爲是不廢也謂廢此
則無以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
地也謂廢此則非所以致曲無以收形著動變
之妙而造至誠之化也論本體雖下愚鄙夫亦

所同有而況于聖人論功夫雖上知聖人亦不能廢而況于下愚若不分析本體功夫明白而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做思議不費纖毫功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却誤人不淺矣况本體又有寂感功夫又有安勉又有不密混淆者必講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愈渾融愈體驗造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地位便是堯舜之執中孔門之一貫才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盡性至命之學聖

馬少墟集

卷五

書

三

聖相傳之正脉也若論功夫而不合本體則泛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功夫則懸空譚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于聖學終隔燕越矣鄙見如斯不知高明以為何如向承捐建書院厚分同志方謀置會藩臬諸公聯鑣會講別時欲另圖一講所與老公祖所見略同即于寺東閑署創為關中書院規模閱景趣幽雅吾道似益有興起之機第愧不佞不足以當諸公盛舉耳向厚分業充脩理不朽之誼豈

獨不佞一人之感門下延州政蹟卓犖不凡請
去思碑字字真切然又有書不盡者甘棠之詠
語豈虛哉辨學錄中直把人心作道心一句改
為氣質作義理故再以二冊往向所奉者亦望
更之何如

又

吾儒之學以至善為本體以知止為功夫而下
文云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
格物乃知止以前功夫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

馮少靈集

卷十五

書

卅三

至者知止也丟過格物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
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靜坐原是吾
儒養心要訣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若必欲靜坐數十日徹夜不寐而後心目中
真見此異端坐禪放光之說非吾儒之旨也且
人之精神有限嚮晦入晏息自是當然只不如
宰予晝寢可耳若無故十數日徹夜不寐即強
壯人亦生病矣且無論聖學恐亦非養生之道
也况益于夜氣之說全重一息字若數十日徹

夜不寐是數十日無夜息矣其何以養乎旦之
氣而存仁義之良耶吾儒之所謂太極蓋指生
生之實理而言故曰生生之謂易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故六陰既剝一陽卽復可見天地生生
之心未嘗一日少已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此
吾儒之正論也若曰天地原是一團陰氣全藉
日之一點真陽才能生物如冬天去日遠便寒
夏天去日近便暑可見至於月與星俱藉日之
光以爲光如人之一身全是一團血肉陰氣只
馮少墟集

卷十五

老曰

三十四

是有此一點真陽之氣才能不死故仙家鍊氣
必鍊至純陽而後可以長生此段議論是仙家
養生之說與吾儒之旨全不相干豈可以此爲
吾人之性以此爲至善以此爲未發之中哉吾
儒所謂性指生生之實理而言非指此一點陽
氣而言也此儒學佞學之辨差毫釐而謬千里
者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便中幸不愆教尤懇

又

五月間遠承翰示率爾裁復殊愧不悉近世學

者病支離者什一病猖狂者什九皆起於爲無
善無惡之說所誤良可浩嘆頃得顧涇陽先生
小心齋劄記讀之如門下所提數款皆大有關
係至於辨無善無惡之說尤爲痛快的確不佞
向從先生遊別來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
謂奇甚門下謂千聖相傳之道脉不至顛墜顧
先生真其人若不佞何敢當哉顧許兩生一向
相聞否今在何處乞示之以慰遐念寄書者爲
真定撫院承差因便附此其人無他續也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卅五

又

穀日雪晴掩闕嗒坐忽墮雲翰破我寂寥喜可
知也聖賢學問搃在此心彼不知求心者無論
卽知求心而索之虛無寂滅之域是異端之所
謂心非吾儒之所謂心也其弊尤甚於不求故
年來不得已以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
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
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
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此者也

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數
語大書于書院允執堂屏欲與同志同勉之而
來教謂吾輩誠能終日體此數語時時點檢時
時收攝如蘧伯玉之寡過未能如曾子之戰戰
兢兢子思之戒慎恐懼孟子之求放心勿忘勿
助便是下學上達功夫本體合而爲一而自無
支離猖狂之失矣旨哉斯言若以一得之語爲
不甚謬妄者千載聖學何幸當吾世而如日中
天豈不爲吾道一快哉第東西間隔不克聯床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卅六

劇談爲悵快耳聞昨夏台體有脾泄微恙今已
大愈喜甚喜甚不佞亦有此疾每入秋卽發近
年夏間禁忌瓜果至秋遂不發矣口之於味一
句不惟養德亦養身之要訣也

答喬裕吾同年

昨歲郭子至得手教莊誦再三如侍臯比辱惠
詩扇詞翰兩絕詩教中異端此日紛無忌先聖
從來慎獨知只此二語崇正闢邪開關啓鑰聖
學無餘蘊矣別來精詣至此伊洛淵源當在年

文敬服敬服弟生平善病不耐勞役雖深居簡
出而書院會講必不敢輟每會林下諸老有扶
杖赴會者有携子孫聽講者其他同志咸集彈
琴歌詩人人踴躍第愧弟非其質耳不知年丈
何以教我使無貽名教辱詩扇二柄小刻六種
請政萬惟不悞郢削尤忝至愛

與楊晉菴都諫

昔橫渠講易聽從者已衆一夕領二程言而卽
勇撤臯比一變至道于此足見同志講廟之功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世七

最爲喫緊從吾惜不知學不敢望橫渠萬一而
仁文則今之二程也願東西間隔不得時時領
教奈何孟叔龍集一部奉覽憶吾三人鼎足談
學曾幾何時預有離合存亡之感叔龍乎叔龍
乎九原不可作矣後死者慨韶華之易駛念學
問之難窮願共努力俾千古斯文之統不至當
吾世而落寞卽東西間隔不減芝蘭同室也何
如何如

答朱平涵同年

別年兄廿有三年矣頃周達菴年兄使至得手
教大慰饑渴方今理學大明真儒輩出而年兄
躬行實踐遠宗鄒魯近接伊洛海內共仰為山
斗弟卽遠在西僻必不敢暴棄以負夙昔承教
謂今人只是自足自誇此誠近日學者頂門之
針先師論學一則曰未能再則曰未能一則曰
何有再則曰何有此豈過為貶損蓋道理無窮
學問無盡惟聖人見得真識得破所以有此言
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望道未見皆是物也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廿八

滿街皆是聖人其言甚是警策第此言是論本
體非論功夫是論大家非論自己若不下功夫
而自家便認做聖人則病狂甚矣年兄下一轉
注謂天下決有聖人自己決不是聖人又何等
警策蓋自以為未能乃其所以為真能自以為
何有乃其所以為真有也先師家法原是如此
彼自足自誇者原是不知何足恠焉弟素多病
丙申歸來賤體頗適因與山林舊游立會講學
于寶慶寺不意自戊戌一病閉關九年至丙午

冬始復舉寶慶之會而已酉冬藩臬諸公為寺
中不便特為弟闢一書院雖講有專所同志益
為興起第愧弟不足以當之耳許師捐館深為
吾道悲悼聞師已得謚而許長兄又得蔭當路
又為師建祠微年兄之力不至此同門當共感
之寧獨弟一人也年兄有三子二女麟角鳳毛
方興未艾聞之喜甚弟有二子二孫弟素無婢
妾一切家事俱老妻與長兒料理弟庶得一意
講學此微有天幸者也負郭田百畝俱先世所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廿九

遺可咲做官幾年毫無增益惟儉淡一着稍稍
度日大抵貧者士之常原不足患第患學不到
孔顏樂處耳因有二詩錄在別紙博咲承問深
感敢併及之

答汪明卿學博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地無
邊腹時無古今人無窮達官無文武無不可學
無不可為賢為聖故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
堯舜夫以皆可為堯舜之人而與之論道談學

或有疑而不信者非其人甘于自棄亦習俗移人雖賢者不免耳若有人焉提撕警覺呼寐者而使之寤雖至顛蒙未有不醒然悟蘧然覺者何也彼其性原皆善故也不佞深信孟子之言往歲倡學寶慶而朋友中初則駭既則疑終則駭者釋疑者信而且悔其知學之晚今又移講關中書院人心益為踴躍同志益為興起駸駸乎斯道有中天之漸雖不佞愧不敢當而人性之善亦略可覩已人人始信孟子之言果不我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四

欺而不佞之信孟子果非迂也環州邊邑也志稱民淳士慤夫士必慤而後智能民淳而後可以興教化今幸借門下坐鱸鳴鐸以理學為諸士倡來書云環人士近知向學任生秉衡尤大有長進聞之喜而不寐時雨之化作人故自如此此非獨環士之幸寔百二文運之幸也佳刻言言名理至如堯舜至今在孔顏尚可尋又如人心豈無過夜氣滌吾思夢中一點覺觸處皆良知尤得聖學真脉而未云醉後狂言亂醒時

愧悟存于人情日用間提醒人心尤為痛快而
牛生能付殺青其志向可知而來書謂能傳不
佞之道于邊鄙夫不佞何敢當是門下能傳堯
舜孔顏之道于邊鄙也雖然亦非堯舜孔顏之
道乃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也以天
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卽傳之天下萬
世古今聖愚所同具之人于此無所損于彼有
所益于彼無所損于此有所益在聖人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在百姓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將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聖

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溶成一片昔人謂太和在
成周宇宙間不佞謂太和今在大明宇宙間矣
此吾道所以為大而聖學所以不可不講也或
謂學不必講者真佳什中所謂醉後狂言不惟
不當與之較且當憐之恤之求解醒之方而療
之矣使醒解而醒也寧不自悔其失言哉不佞
嘗謂功名富貴乃醉人之毒酒讀書講學乃解
醒之良方不知門下以為何如今夏書院池蓮
綻葳蕤竹交陰卽非會期同志亦時相過從講

間未嘗一日不明鄉在口屈指相晤之期當在
明歲明鄉偕計時耳使旋草草佈悃便中時惠
德音尤感

一 人 答李翼軒老師

方今理學大明真儒輩出誠可為世道喜第高
明之士多講佛氏無善無惡之說無惡既占地
步而無善又開便門竊又為世道憂從吾生平
善病不知學問昨辨學拙錄聊以敷衍師傳私
用警醒寔無所得承示弁言抉西極之隱病剖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望

東魯之微言如靈曜當天幽隱畢照彼佛氏無
善無惡之說不待辨而自知其非矣且古今闢
佛者固多如老師此序絕未曾有蓋天地間不
可無此一篇大文字吾道中不可無此一篇大
議論何幸借鄙言發之此世道之幸非徒從吾
一人之私感也後學小子不知鄉里先正何況
尚友千古關學編姑以紀述先正學術之槩愧
筆力不足以發之微惠佞曩諸先正沒且不朽
承諭康僖公學問實其父端毅公成之石渠意

見有禪經學康僖公傳中業已補入矣近又于胡可泉秦州記中查出周小泉一弟子王君名爵者亦補入周傳內可見深山窮谷之中故不乏真修實踐之士第患無人物色耳聖學以求友為要兩兄入太學友天下善士而老師庭訓又日督之不惟聯翩兩宋科名即程氏兄弟之學亦始基于此矣吾道幸甚因便肅此佈謝極目山斗心神飛越不盡

答江勗見比部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四三

敝同年中理學甚盛至于挺然粹然如思岡兄者尤不多得雖千里間隔未由面晤正欲借赫蹏以商正所學而昨見邸報知作古人為之歎歎累日頃承翰示知家既四壁而一子又稔未婚何天之報施善人至此耶益令人傷盡不已乎日不知有著述否如此高賢咳唾必有關係門下便中貽書于家令其收輯遺文仍借大筆弁而傳之貴精不貴多但得一二冊行世則此兄為不死矣何如何如

荅鄒南臯先生

近世學者多口實超悟弁髦規矩而曰一切無礙其害道不小承教獨提規矩二字無令放鬆而以小心翼翼為真家法可謂大有功于吾道矣是非毀譽自是人情常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未必無益雖然又安得化石為玉使共借大道之為得也

又丁巳冬

今歲徽州大會汪登源余少原諸公以書托貴

馮少墟集

卷五

四十四

四十四

門人江汝修跋涉數千里見召且約會畢借二三同志訪翁丈于水田不肖初亦欲藉此登龍以肅生平之願柰賤恙偶發留汝修兩月而竟不克如願柰何見翁丈集中亦有荅新安書院諸同盟啟讀至念神交千秋比席思道孚萬古同堂為之躍然不肖亦可藉以自解耳

又

頃魚客至辱詩扇佳刻謝謝學問要日減又要

日增易之益卦是日增之說也損卦是日減之

說也增非增其所無不過復其所本有減非減其所有不過去其所本無本體如是功夫亦如是此吾儒一貫自得之學也何如聞貴邑仁文書院重加修飭大興講會殊喜不肖生平多病又不能治家人生產業近病體日益衰窳事日益窘惟是講學一念日益壯益堅可矣也承教林間光陰天與君所賜無得虛過敬用佩服

荅余少原廷尉

頃泣汝修至辱翰教深感道體無窮學問無盡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四十五

學者不廣求師友縱下苦功終無長進故先師當年轍環天下周流四方豈漫遊也哉正所以尋師取友講明學問也而或者不知謂尊欲得君行道以求一遇則誤矣貴郡太會尤不肖所願分一尺光者遠辱台命此正可以明證學問一大機會也即跋涉豈敢有憚焉第病體支離瞞跚不前柰何惟老公祖時惠鞭影策我桑榆則雖隔數千里與會講一堂無異耳汝修歸肅函佈謝臨楮不勝惶恐

答楊原忠郡守

聖賢之學總在心性而心性得力不得力又全在日用行事見得着行事縱恣而曰我能了悟心性其孰信之此孔子講學惓惓於孝弟忠信博約知行有以也且欲求孝弟忠信之理盡知行博約之功使日用行事件件恰當又不專在行事上用功須是在心性一念上用功庶功夫不落口耳而行事始得恰當此曾子所以有慎獨之說也雖然若只在一念上用功則一念未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四六

起之前乎素豈遂無功夫邪且無論妄念多而真念少主人難以措手即真念多而妄念少主人亦不勝其點檢矣如此即慎獨功夫亦有不足恃者此子思子所以又有未發之說也未見孺子而惻隱已具未見齧棘而不忍已涵此所謂性體也此理無蔽無息不覩不聞為天地根為萬物命于此時時戒慎時時恐懼隨處皆知行博約之功滿腔皆孝弟忠信之理有不起一念自無妄有不躬行行自皆真庶乎慎獨之功

自然省力而日用行事自然恰當矣此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所以為千古聖學之原也慎獨未
發正所以發明孔氏之旨非未發之說精于慎
獨而慎獨之說又精于孝弟忠信也至于前啟
中本體有寂感功夫有安勉二語尚未請教夫
聖學以心性為本體一念方萌如大學所云意
是感而遂通之時然感而未離乎寂故謂之獨
一念未起如中庸所云未發是寂然不動之時
然寂而能涵夫感故謂之大本此俱指本體說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四七

故曰本體有寂感如其次致曲下苦功夫不待
言矣如至誠盡性豈遂無功夫邪故兢兢業業
忘食忘憂功夫都是一樣只是自然勉然處不
同耳非謂至誠盡性全不用功夫也故曰功夫
有安勉至于頓漸之說嘗謂志頓而功漸如孔
子十五志學當下便志于從心所欲不踰矩非
頓乎然雖志于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豈能當下
便從心所欲不踰矩須是由互而不惑知命耳
順而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漸乎大抵學

問本于心性頓則志決漸則功深頓漸皆是不
然頓則眩虛漸則支離頓漸皆非矣門下以為
何如

與趙夢白先生

講學之名不可驚亦不可避世教衰微民不興
行久矣為今之計更無別法亟宜提此二字使
學者望而趨之期而至之或亦可以救什一于
千伯耳譬如豎鵠于東必不射天於西雖不中
亦不甚遠且天下事有真必有偽于數十人中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四六

與鄧允孝布衣

但得一二真者相與擔聖道而砥世風亦不啻
足矣偽者置而不論可也若朝講學而夕責備
人人皆聖賢堯舜其猶病諸惟翁文教之

別來三復游秦佳刻筆氣超脫不羣從此熟去
不患不到李杜堂室也憶昔有一文人曰周程
張朱不能為詩文托之理學遂成名於後世意
蓋嘲之也一客應云周程張朱不能為詩文一
托理學尚且成名于後世若能為詩文者而又

從事於理學其名豈不在周程張朱之上邪其
人大為惶愧因悟而為世名儒不佞聞其言快
答吳繼疎中丞

弟素不嫻古文辭而又以賤急諸凡應鼎文字
槩從謝絕昨辱台命正以老年伯為一代理學
之宗而老年丈又趨鯉庭而執牛耳是以藉此
印正所學寔不成文也而老年丈不加改削遽
付梓人非弟請教意矣近日學者多侈異說而
略躬行弟妄欲以身挽之而力不逮弟自歸山
馮少墟集 卷五 四十九

書

一切時事不敢聞兩京縉紳書來一字不敢答
其餘見任諸公非有書來不敢先以書往靜攝
荒庄非公事不至偃室非赴書院會講不入城
市嘗併日而食室人交謫而不敢以貧告人虛
譽雖隆而實德則病光陰易過而學問難窮不
知老年丈何以終教我使不至大為同袍辱望
之望之詩扇一柄博笑

答韓旻阜司李

不佞雖妄意聖學從事有年而質闇功疎是無

所得頃辱詢堯其何以當孟子以雞鳴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此正喫緊為人處蓋論先天之本體則一念未起純然是善安得有利誠有如門下所謂滄泓止水一團清氣云者是未起念以前之境界也自念起而後有利之一端與善分途耳論先天之功夫則一念未起培此善根利從何生誠有如門下所謂未為之先加攝持法云者是未起念以前之功夫也自功夫踈而後有利之一途與善爭馳耳然天下無一念不起之人亦無功夫一念不踈之人所以雞鳴之時不是善念便是利念故孟子就此起念之初剖聖狂之路令人審幾而致決非謂雞未鳴念未起之前遂可不孳孳而任其念之或善或利也今日雞鳴念起之後孳孳為善明日雞鳴念起之後又孳孳為善則明日之孳孳固屬既為之後固屬後天而今日之孳孳以明日言又屬未為之先又屬先天矣今日之念起是善是從本體中露出端倪明日之念起又是善是從功

夫中露出本體如此做去庶乎善念漸多利念
漸少久之純是善念絕無利念矣到此境界則
雖流行汪洋放乎四海之後依然渟泓止水一
團清氣之初也門下所謂未為之先動念之始
要加一攝持法使箇箇走往舜路去不走往利
路去旨哉斯言深得聖學之源矣竊以為只每
日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不孳孳為利便是攝持
法便是先天功夫更無別法雖上知不能無人
心既起念之後誰敢自認其無利雖下愚不能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五十一

無道心未起念之前誰肯自誘其無善審鷄鳴
善利之一念決舜蹠聖狂之兩途自上知以至
下愚皆當警省不獨中人也臆見如斯幸有以
教之不盡

荅羅匡湖給諫

頃接翰教二十餘年之別得此宛承色咲喜何
可言聖賢學問要在悟性天命之性不覩不聞
如因敲棘而不忍此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其所以
能不忍敲棘者果可得而覩聞否因瘳蹠而

不屑此可得而觀聞者也而其所以能不屑嘽
蹴者果可得而觀聞否此不觀不聞之性體在
虞廷謂之道心在孔門謂之一貫在曾子謂之
至善在子思得之為天命之性為未發之中為
天下之大本學問在此處得力則本體一徹無
所不徹即萬感萬應與靜中未發氣象毫無加
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而其寂然不動者依舊寂然不動故
曰不觀不聞下文章曰不見變曰不動成曰無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五

為敬曰不動信曰不言德曰不顯天載曰無聲
無臭總只是發明此意一得如斯方欲請正而
來札闡發更透痛快不可言佩服佩服因便此
謝外俚言五首書呈覽笑中未發處思學無心

天下答黃武臯侍御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真得聖學真脈有功于
吾道不小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尤為的確痛
快第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即告子無善無不
善佛氏無淨無垢之旨不容不辨何也良知知

字即就心體之靈明處言若云無善無惡則心體安得靈明又安能知善知惡邪其靈明處就是善其所以能知善知惡處就是善則心體之有善無惡可知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即就先生知善知惡是良知一句證之也先生又云為善去惡是格物必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則為善者為其心體所本有去惡者去其心體所本無上知可以本體為功夫而下學亦可以功夫合本體庶得致良知之本旨今日無善無惡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五十三

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子思未發之中一
句證之也或者又以鏡喻云照妍照媸者鏡之
明無妍無媸者鏡之體若以有善無惡為心之
體亦可以有妍無媸為鏡之體邪不知善知
惡之善惡字即妍媸之說也有善無惡之善字
即明之說也鏡之能照妍媸處就是明鏡之明
處就是善非專以妍為善也是無善無惡之說
之誤又就以鏡喻之說證之也且余性素喜靜
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抑且真念未萌心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五四

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心甚樂之間以語
同志同志曰子不信無善無惡之說今子坐久
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抑且真念未萌即此可見
無真無妄非無善無惡之驗邪余曰心體惟覺
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即此便見有真無妄非有
善無惡之驗邪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自
家靜坐之久證之也此善字即未發之中即天
命之性即心之本體人之所以異于物者正在
于此不然知善知惡是良知何人能知而物不

能知邪又何人能致而物不能致邪人能知而物不能知人能致而物不能致正以人之心體有善無惡而物之心體無善無惡耳天命之氣質人與物同天命之性體人與物異故人率人之性便能知愛知敬便謂之道物率物之性止能知飲知食便不知飲食之道矣先生良知二字正指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處先生致之一字正在人物之所以分途處用功此致良知三字直得聖學真脈有功于吾道不小也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五五

荅張居白大行

承教性情善惡之旨反覆玩味門下近日何潛心精詣至此聲色臭味此氣質之性也其或有發而中節如聲色之得其正臭味之得其正處便是仁義禮智既是仁義禮智情安得不善而不可遂以聲色臭味之性為善仁義禮智此義理之性也其或有發不中節如仁義之有所偏禮智之有所偏處還是氣質未融氣質既未融情安得成善而不可遂以仁義禮智之性為中

間尚有不善仁義禮智正是善之別名復性者變化此氣質而復此仁義禮智之性之本體也朱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其功甚大其所得甚深即間有智者千慮之一無足為文公病也王文成之學其得失正不相妨其得處在致良知三字直指聖學真脈且大撤晚宋以來學術支離之障晚宋儒者徒知文公著述之多而不知其非有意于立言也徃徃拋却自家心性而以考索聞見為學人品雖真而學脈多雜若曰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五十六

著述不多不足以為道學耳故以薛文清之賢止因其著述少遂文稽祀典自良知之說行而人始知箇箇人心有仲尼不專在著述多寡而文清始獲從祀其默有功于世道人心何如此文成得處不可誣也其失處一在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翻孟子性善之案墮告子無善無不善佛氏無淨無垢之病令佞佛者至今借為口實一在舉學庸首章必欲牽附而絀文公以窮理解格物之說不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易言

非歟一在低昂朱陸太過而以影響疑朱仲晦
以集註或問為中年未定之見不知文公臨終
時猶改訂誠意章註集註或問不知費一生多
少心思安得以為未定之見而啟後學之惑此
文成失處不可諱也大約孔孟而後諸儒各有
得失不能盡同是在學者去短集長毋令瑕瑜
相掩可耳清任和不同而同為聖去奴死不同
而同為仁朱陸薛王不同而同為儒總之皆吾
師也近日信文成者偏信其失處以致懲其失
馮少墟集 卷五 五七

書

者併得處亦不之信皆非矣妄辨如斯不知可

無毫釐千里之差而得殊途同歸之妙否雖然

此特就文成立言處斷其得失耳若論其躬行
處如擒濠之事功抗瑾之節義居家之孝友生
平歷履固粹乎無可議者非若立言之猶有得
失也而論者不謦誤以為重知略行則究甚矣
惟門下詳教之

荅顧良知布衣

足下精於醫且尤志于儒不佞感足下且尤愛

足下顛足下益自愛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為宗
故其詩曰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
善學陽明者必立身行己無一言一動不求合
于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踰越處方謂之真
能致良知方見其學透本源不然還是知未致
還是本源未透不可不察也譬之用藥治病然
必深識病源而後立方製劑無一不精無一不
効亦必立方製劑無一不精無一不効而後見
其果能深識病源不然即自號曰深識其孰信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三十八

之足下精于醫故敢以醫喻惟足下留神

荅楊晉庵都諫

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今從
吾六十矣而猶不知五十九年之非惶愧又當
何如茲小豚知弟生平芝蘭莫如翁丈不自揣
度唐突椽筆誤辱珠玉第獎借過情令人踟躕
不敢當耳厚貺遠頒不敢槩辭肅此附謝不腆
侑緘伏惟莞納弟居會城人事瑣瑣不得已僻
靜庄居非會講不入城市多病之軀頗得靜攝

之効至于幾日一切宴會交際槩從謝絕晨興
推焚香告天以祝聖天子萬壽晚同二三同
志在書院中烹茶以當杯酒歌詩以當音樂淡
中滋味最覺深長若張筵設樂徹逐叫號于酒
肉場中不惟心非其好力亦不能給也仁兄知
我聞之必發一咲

荅高景逸同年

學問源頭全在悟性而戒慎恐懼是性體之真
精神規矩準繩是性體之真條理于此必有出
馮少墟集 卷五 五十九
入終是參悟未透今日講學要内存戒慎恐懼
外守規矩準繩如此才是真悟才是真修才是
真瀟灑受用不知老年丈以為是否

荅史蓮勺侍御

長安距渭上不百里而不克時領塵誨徒切饑
渴夫學之不講久矣翁丈毅然任之讀學庸問
辨不覺手舞足蹈為吾道喜中多精語未易縷
悉朱文公以必至于是而不遷解止字最妙今
人亦有至於是而稱止未幾而復遷者此古人

所以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戒也翁丈以純亦不已解止字尤妙若遷則便是已矣必純亦不已才謂之止而不遷不遷者非自足自滿駐足於此止而不遷也故止於至善止字為好字眼止吾止也止字為不好字眼若看得不活而第曰止於是而不遷以此為駐足處則是止吾止也之止非止於至善之止矣翁丈以未見如傷解純亦不已更得大學止字之旨至以羞惡良知論見君子而厭然以理之本體人之靜時

馮少菴集

卷五

書

六十

論無聲無臭不覩不聞修身須先行於妻子慎獨在常視乎鬼神尤令人悚然快然佩服不已第葑菲之言亦辱採擇不無形穢之愧柰何近南玄老輯越中述傳真稱陽明知已二丈山中乃作如此工夫橫渠涇野之風當自滑上大振此所以喜也使旋草草謝教諸容嗣布不一

與王保宇郡丞

從吾不佞景仰山斗積有歲年近從賢肖益得有道之詳至如平定救荒永平佐政尤卓卓在

人耳目者殊為世道慶幸第無繇音問為歎耳
吾鄉橫渠張子其尊人當祀啟聖祠昨畢東郊
公祖業已題請矣至如後人二百五十年當道
諸公止在吾鄉物色竟不可得向往罪長蘆灤
州曾送有志書彼時未得暇閱且并其冊籍失
之山中無事近有一客遠所得灤州舊志讀之
見橫渠後人從金元已流寓于灤且累朝俱有
思典載之甚詳讀至此不覺踴躍為先儒喜望
臺下取志行查移文吾鄉成此盛舉是臺下無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六十一

量之功德不朽之盛事也即目下不能如程朱
之例大加蔭叙然既開其端後必有踵而行之
者則創始之功當亦在臺下況此事尤人人之
所樂成者哉五百年闕典當有在于今日者不
知門下以為何如臨行深有拳拳

又

向得華翰知橫渠先生後裔在灤太為吾道一
快鳳翔太府沈公祖聞之喜甚即具書奉謝併
致書永平太府項老先生欲得永平一印信公

文可據以申呈吾省當路便於題請耳沈公
祖篤志理學力以表章先儒為己任國朝二
百五十年闕典直待今日良為奇遇吾輩為桑
梓先儒尤當竭蹶成之以竟千載不朽之事諸
凡借重鼎力知不待從吾詞之畢也謹此稱謝
鳳翔差後專為此事更望垂青臨楮纏繞不盡
答王蒼坪明府

昨唐突佳刻亦羨則愛愛則傳意耳過承嘉惠
當與同志共之老父母功德無涯矣知感知重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空

沈刻併領肅此佈謝張橫渠先生後人一向諸
公祖俱在郿縣物色而竟不可得昨見灤州志
載之甚詳頃移書永平王保宇二守查已的確
倘得借重鳳翔府移文永平府得一印信公文
可執以呈請兩臺縱目前不能比程朱例遽徵
恩典則今日既開其端他日必有竟其事者則
創始之功當與天壤共不朽矣此知老父母所
樂聞者敢併及之

與沈芳揚太府

久聞老公祖力講理學種種作用卓犖不凡私
心景仰有日第閉戶深山久缺聞問耳頃辱翰
貺先施宛承警效感何可當橫渠先生苗裔已
托永平王保宇二守行查的確辱老公祖下詢
此斯世斯文之幸也橫渠可作亦結金蘭老公
祖自道也從吾惟舉首加額為吾道稱賀為老
公祖稱謝而已佳刻周李二書繼往開來功德
無量敬用珍藏灑志一部奉覽橫渠家譜寄在
張心虞處老公祖取而觀之何如外拙刻數種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李三

請教臨楮不勝皇悚

又

使至辱翰教獲覽老公祖與永平公移與橫渠
先生族人書禮併與王保宇二守書老公祖為
此舉可謂委曲詳盡無所不用其心矣殊為吾
道踴躍不已 國朝二百五十年缺典直至老
公祖今日始舉真所謂時如有待道不虛行者
也謹此三肅稱謝外從吾與王二守書已附使
者矣併復不一

答吳百昌中舍

文公之學粹乎無議故新建亦云吾子晦菴有
固極之思可見新建寔未嘗不尊信文公也今
學佛者多借新建以詆文公是非悖文公寔悖
新建矣今為吾道計惟當辨佛學之非而不當
非學佛者之人辨其佛學之非則彼知其非當
自悟若非其學佛者之人則同志中先自立形
跡又安望其逃而歸哉况亦非以善養人之道
也不佞關中書院每會雖無人不容而必不敢
馮少墟集 卷五 空四

容一僧謂彼髡髮出家已叛於儒之外非若同
志學佛猶在于儒之中也在儒之中而誤信乎
佛此所以不可不辨而又不可不以善養之耳
何如

答陳可績茂才

人心道心不必深求不必遠求如一念敬便是
道心一念肆便是人心一念謙便是道心一念
傲便是人心一念讓便是道心一念爭便是人
心一念真便是道心一念偽便是人心一念信

學便是道心一念非學便是人心於此一察
識便是惟精一一體驗便是惟一察識體驗純
一不已便是允執厥中至淺至深至近至遠而
古今學者多厭常喜新曲為解釋反覺支離葛

藤

入史百教也何政同安本德老德傳數百師
去力答南二太中丞

癸亥

八閩夙稱海濱鄒魯而台丈以理學世家節鉞
其地天蓋為吾道藉重也幸甚幸甚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百姓承教一敬之內定有許多作用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六五

且有許多轉移妙法原非空空作啞禪也最是
最是中庸說無為而成而一則曰有九經一則
曰有三重二有字正與無為無字相應不然則
老氏矣惟其有才討得無此修己以敬所以能
安人安百姓也何如同安有洪芳洲朝選官刑
部侍郎因不成遼王獄為江陵所恨罷官仍假
他事下獄竟斃獄中此古今第一奇事冤事台
丈為一表章之何如

